

当代著名作家美文典藏

一个人的湖

项丽敏
著

总觉得平静的湖面下有一个美丽的童话王国，
湖的女儿、湖的王子、
湖的小仙、湖的精灵……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一个人的湖

项丽敏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湖 / 项丽敏著. —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142-2470-2

I. ①一… II. ①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2338 号

一个人的湖

项丽敏 著

出版人 | 武 赫

主 编 | 凌 翔

策划编辑 | 肖贵平

责任编辑 | 孙 烨 责任校对 | 郭 平

责任印刷 | 杨 骏 责任设计 | 侯 铮

出版发行 |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 www.wenhua fazhan.com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190 千字

印 张 | 13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9.80 元

I S B N | 978-7-5142-2470-2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散文界的奇女子（序）

文\周蓬桦

在草木繁茂的皖南，生活着一位奇女子，这女子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项丽敏。说她奇，是因为她拥有超拔世俗的生活姿态：一个年轻的女子远离喧嚣的都市，寻一片湖水定居下来，并且一待就是十几年，她因此被人称之为当代中国版的梭罗。在十九世纪，伟大而自由的实践者梭罗，为了完成他的人生试验，不过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了两年零七个月的时光。此后，他重返尘世，留下了一幢令世人至今津津乐道的小木屋，和一部叫作《瓦尔登湖》的经典著作。在人们眼里，瓦尔登湖是人间世外桃源的翻版，是种植人类梦想与理想的乌托邦。小木屋外是厚厚的积雪，室内却温暖如春，有诗歌，音乐、书籍和不熄的炉火。在那里，个体的生命挣脱了世间名利与琐碎的纠缠，让全部身心都投入大自然的沐浴和照耀之中，最终完成生命高贵辉煌的圣典。是的，生命终将消亡，一切不过是一个短暂恍惚的过程。那些对物质的欲望，名利与地位的追求，所有的公式和课程，都是让人远离幸福和不快乐的根源。因为欲望的机器

一旦启动，就必然开足了马力运转不停，即便中途迷失了方向，也要跌撞向前奔突，直至这台机器老旧破损，给养告罄，被时光的巨手强行熄火。

这差不多已经成为现代人共同的命运，可谓前赴后继，没有退路，别无选择。活着的目的非名即利，否则形同虚度光阴，人生的价值便无从谈起。米兰·昆德拉曾在他的新著中发出如此感叹：“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而“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的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 and 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在后工业时代，田园牧歌式的逍遥模式早已瓦解破碎，可供选择的道路愈加狭窄，这构成了人类内心的想往与坚硬的现实格格不入，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尖锐到分裂，人们深深地明了，啊，明天！明天并没有一个与世无争的瓦尔登湖在温柔地等待，成为人类最后的栖息地和心灵的守护所。瞧瞧当下活在都市里人们的真实写照吧——熙熙攘攘，匆匆忙忙，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人们注定在垃圾信息和有害食品中耗损一生，在盲目从众的队列中焦虑、迷茫和走失，在貌似复杂实则无聊的职场人际摩擦中搭上心智和快乐。这时候，谁还有力量会身体力行，告别滚滚

红尘中的烦恼与诱惑，去做一个快活的隐士？

而年轻的散文家项丽敏，至今生活在大山与丛林掩映之下的太平湖畔，数次放弃到省城发展的机会，她要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这片湖水，交给早晨的霞光和夜晚的雾岚。在寂寥漫长的时光中，她独居幽室，以文字为伴，以一个大地观察者和发现者的身份，手提相机，在湖畔徜徉漫游，认真地记录下四季的变化，风霜雨雪，日出日落，记下身边一滴露水的蒸发过程，一朵金盏花的开放和枯萎，以及湖畔周边的地貌物什：竹林间的蘑菇长大了，草丛里的鸟窝筑好了，曹家庄的豆荚成熟了……从身边微小的事物中获取喜悦，将大地上的一草一木都赋予灵性和生命，像对待亲人和朋友一样与自然进行最密切的私语，自觉地爱护和捍卫脚下每一寸绿色的植被，用哪怕微弱的能量阻止身边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野蛮开发。这一刻，她是一个乐此不疲的环保主义者，与其说她以遁世孤傲的梭罗为榜样，倒不如说《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逊才是她的真正偶像。

由于长期身居湖畔，让她拥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这当然是一个写作者天大的幸福所在。从她的书中随手翻开一页，那些精彩生动的描述都有真实的来历，无论是散落在山野间的野花，还是树枝上蹦跳的小松鼠，都有过她为之命名的激动与喜悦，湖滩上星罗棋布的渔网、木船

和码头，是她每天必定遭逢目击的物象，随手捡起一件即可植入诗篇。在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二手资料直接而便利，信息经过了众多渠道的传递加工，早已远离了真相，而她却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送着最鲜活的感受，它们是一捧葱茏的草，一脉悠远的山，一湖清澈的水，一弯明亮的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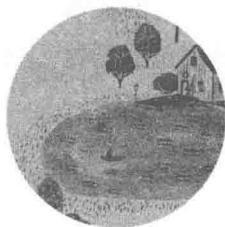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与许多奉行“自然写作”的作家一样，项丽敏注定在孤独中行走，面对满眼的苍苍蒹葭，承受更多的清贫与寂寞。但她看上去是那么坚定自如，把齐耳的短发向后再一甩，笑声朗朗，遗世独立。我知道，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极大的定力和极大的骄傲。

第一辑 湖与寂寞

湖与寂寞	002
香樟渡口	006
金色湖滩	009
湖滨织户	011
雪地里的幸福时光	013
月光下	016
猴岛记忆	018
荒岛炊鱼	021

第二辑 湖滨短简

湖滨短简	026
轻坐于藤椅上的旧时光	029
独自生活，在湖边	033
我房间里的风景	036
时间是一片海	039
写给你	041
生在秋天	043
春日傍晚	046
家兄酷似老父亲	050



第三辑 湖滩手记

湖滩手记	054
春天片段	063
初夏的细碎与芬芳	076
夏日漫步湖边	083
秋天的十三个早晨	095
冬日山林	105

第四辑 湖畔散章

蜻蜓飞过晚风	110
炊 烟	112
菜地里的事情	114
长在树上的丝瓜	117
灯笼草·蒲公英	120
银汤·米皮·锅巴	123
雪 村	126
一个人的华章	129
人间疾苦	141
晚秋檐角的悬铃	158

第五辑 湖边物语

鹭 偶	164
船 梦	167
傻 猴	169
古 枫	171
疯 女	173
后 园	177

欢 欢	180
船 屋	183
神 树	185
雨 天	188
梅 雨	190
精 灵	192
紫 藤	194





第一辑 湖与寂寞



湖与寂寞

一直不太明确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爱这湖，就像对于自己生长的故土，感情的深浅也不十分明确一样。说起来，这湖与我是差不多年龄的，作为人，已不算太年轻了，而作为湖，恐怕连少年都够不上。不知道一个湖的年龄最长有多长，只知道这些湖已养了几代人，仍旧是年轻的湖。这个湖的出现和一道大坝的筑起有关，河被拦住了，水蓄住了，水边居住的人像蚂蚁搬家一样，从低处移向高处，然后，高处成了岛，低处成了湖。私下里，我则希望这湖的出现是与一个凄美的故事有关，就像云南石林和阿诗玛的爱情有关一样。

湖的颜色给人印象似乎是单调的，其实不然，湖的颜色是丰富的，最可以表现天空微妙的情绪了，蔚蓝、靛青、银灰、翠绿、青灰、银白、深黛……一种颜色取代另一种，只要一阵风。除了这些冷艳的色调，湖也有热艳的时候。在我的阳台，确切地说在走廊上，每天都有着这样的时刻。“斜阳是我房间一帘柔暖的窗纱”，有一次，我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写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坐在房间里的，被窗户框住了视野。而

当我走出房间，走到走廊，一抬眼，便会落入千古华章般的湖色里。其实，水还是那些水，山也还是那些山，天空、云朵都是平常时候的，使这一切平常呈现不平常的，是落日，浓艳的落日。落日像一枚饱浸了生命汁液的印章，盖在水与天的中间。

落日浑圆，熟透了一湖黄昏。

湖面看起来总是很平静的样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静，也不知道湖里面究竟住着多少奇异的家族，总觉得，平静的湖面下肯定是有有一个美丽的童话王国的。湖的女儿、湖的王子、湖的小仙、湖的精灵……一个只有婴儿能梦见，只有孩童能想象的王国。湖面上的家族我只熟悉一些常见的，水鸭和鸬鹚，还有白鹭。白鹭喜欢孑孓独行，有时也与爱侣偕行，几分忧郁几分孤傲，像是隐居于湖畔的诗人。水鸭和鸬鹚们一只挨一只，挤在飘浮于湖面的青草滩上，有船靠近，便“哗啦”一声向远岛群起而飞。很像一个受了侵扰的印第安部落，从原始森林里涌出，转而又隐没于更深的森林。

我在湖边住了十年，如今，依然在湖边住着。在湖边住着便避不开“寂寞”这个词。其实，生命在哪儿住着都避不开寂寞，只不过，因为湖的清虚宁静，便衬得寂寞有形有声了，就像高天上的一朵低云，风动云飞，风静云止，就是不散。这朵云便是天空的寂寞了。湖边最寂寞时是黄昏，一天里最美的时候也是寂寞最浓重的时候。“斜阳照我寂寞的窗，就像友人遥远又忧伤的目光，我的思念在窗口弥漫，湮没黄昏，只是，到不了友人身旁。”我裁了一角寂寞寄给友人后，她说她真想一闭眼就能飞到我迷人的黄昏里来。

有时候，寂寞是一首蓝调的优柔的诗，有时候，寂寞也相当于一服缓慢的毒药，从秒针的尖端注入每一个纤细的毛孔。消解寂寞有很多办法，不过，城里通用的办法是这里行不通的。这里没有酒廊、没有舞厅、没有休闲吧、没有咖啡座。顶多也就是几个人聚在一个房间里，就着几

个碟子，少不了的还有一瓶加速时光流动的酒。等到小碟空了，酒瓶空了，重复的语言空了，寂寞这个让人讨厌的朋友又会悄悄回来。这时，可以拿来扑克、麻将，时间的空房间立刻就会变得拥挤起来。我不喜饮，不善言，所以不能参与这样的众之乐乐。在周围的眼里，我是孤单而神秘的，他们弄不懂我每天下班后，一个人朝着夕阳的方向去湖滩上做什么。那片湖滩，就像是湖吐出的一条长长的舌头，滩上有一垄一垄几百年前的墓冢，早被升上来又落下去的湖水涮空了，一踩一个坑。这个地方因为很少有人来便有着与世隔绝的旷阔感，这个地方，滋生我古代郡主的尊贵感、豪放感、自由感。“这是我的地方”我对自己说。我来这个湖滩，也不是一味来寻觅虚幻的郡主梦的，我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本或几本书，坐在滩边一块没有字迹的青石碑上，面朝最宽的湖面，阅读。

最初的时候，我的阅读只在黄昏，渐渐的，阅读的时间伸延到夜、到晨、到生活的每寸空地。阅读最大的益趣不仅仅是消解寂寞，还在于可以体验不能够体验到的生活，到达不能够到达的地方；可以与自己最隐秘的灵魂相遇；可以一路走马领略千姿百态的心灵景观。“读一本书便是经历一种人生”一位哲人说，湖边住着的日子，我在时光的空地里静静阅读，经历了百味人生。

如果一粒种子可以蔓生一座花园，那么日复一日的阅读生活，也可以构筑精神的金字塔和伊甸园。

城里来的人，听说我有湖边一个人住了这么久，看着我的眼神便像看古董了。他们说，他们顶多只能在湖边住一个星期。太寂寞了，再好的风景，天天对着也会生厌啊，他们说。事实上，我也曾经生厌过。怨过这湖，觉得这湖收留了我，也限制了我，觉得生命中很多属于年轻时代的精彩、乐趣、契机都被她拿走了。不过，现在，我一点也不厌他，我想我其实已离不开她了，我已生根在她的岸边如一棵不想再迁移的树，只有闻着她的宁馨的气息，才有我安恬的呼吸、安谧的梦境。

这湖确实还很年少，不过，有时候我总担心她会一夜之间老去，浑浊或衰竭，尽管我不太明确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爱这湖，但这种荒唐的、可笑的担心，却是由爱而生的。



香樟渡口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七年。算一算，竟然已有七年了，有七年没见过那个小伙子了。

时光之河真是不可回溯，一次回溯，额头就会多出一道横纹。

那个开渡船的小伙子……他离开这里有那么久了么？

记得这个小伙子，长相是有些不一般的，有些像拉斐尔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小伙子喜欢看书，总是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捧书，好在湖面很宽，除了小小的渔舟，少有别的机动船。那些靠着湖边划行的渔舟，总被渡船撩起的水浪推得一漾一漾。

小伙子看的书也不一般，不是武侠，不是传奇，而是有着长长人名的外国小说：《悲惨世界》《红与黑》《白痴》《基度山伯爵》。书是托乡村女教师在城里图书馆借的，乡村女教师家住在城里，每个周末，都会出现在渡船上。

每天，小伙子在湖上有两个来回，上午一趟下午一趟，把船上的客人送上岸，再把岸上的客人迎上船。靠岸和离岸，中间有半个小时的空

闲时间。

这半个小时，小伙子就在渡口的一棵大香樟树下坐着。香樟树下，冬天避风，夏天阴凉。香樟树下有一把椅子，竹制的，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一样。其实不是长出来的，而是人家姑娘有意摆在那儿的。这个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在香樟树挨着的一个亭子间前摆了两节柜台，卖香烟，水果罐头，酥饼和油盐。姑娘的容貌就不用细描了，生在山里长在水边的女娃，“清秀”两个字可以唤作她们的乳名。不过，这个姑娘的眼睛跟别的姑娘有些不一样，是深棕色的，看人时也总是亮汪汪水盈盈的。姑娘倚着柜台坐着，有时和小伙子一眨一眨的说着什么，有时，托着腮凝神听他说着书里的事情。一只花狗蹲在他们中间，慵懒的半眯双眼，也似懂非懂的听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香樟树下的椅子就经常的空着了，也没有姑娘在柜台里眨巴眼睛的声音了，只有花狗还在那儿蹲着。有人要买烟，门口喊一声，没有应答，便想进亭子间看看，看看姑娘在不在，那花狗就一轱辘站起来，很凶的样子，冲人直叫。不一刻，姑娘就从里间慌慌出来，红着脸向花狗轻斥一声，抱歉的对客人一笑。花狗悻悻住了口，喉咙里咕隆两声，然后，从柜台底拖出一根光净的骨头，狠狠啃起来。

渡船不再如以前那样准点开出了，经常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开船的时间过了，小伙子还没有影子。那个因常年水上生涯，而练就一身健子肌的帅小伙子呢？

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船上的客人等出一身毛刺刺的急躁，大声问来问去：船家呢？船家呢？怎么回事？

岸上，拎着花生瓜子油麻花的胖嫂，笑得诡秘，她才不告诉那些客人呢，更不去亭子间门口叫小伙子，渡船停的久，她篮子里的吃食总要多卖些。

相爱的岁月里，总以为这样的幸福时光可以悠长，悠长得可以盖上